

遊戲族及其滅苦心法

● 朱大可

遊戲族不是一個亞文化群體，而是對遠東大陸主流社會的一種稱謂。它囊括了所有匯聚到遊戲洪流中去的群眾。

面對貴生、福樂、戲性和瀟灑的偉大傳統，遊戲族的歡喜事業已經呈現。所有以往宗教與世俗精神都結晶在三位一體的滅苦心法之中，構成該族的最新實踐綱領。它不僅要守護遊戲意識形態已經獲取的成果，還要從它所在的區域挾持更廣泛的受難者。令人驚訝的方面在於，這個由氣功教、小品文和麻將戲組成的完備綱領，不是出自某個思想導師或福樂委員會的私人(少數人)手筆，而是由一個普遍的遊戲同盟在幾年之間「無意識地」起草的，而它的內在結構的呼應與協調，卻達到了無可比擬的程度。

氣功教

氣功教，或者叫沉思、坐禪、瑜珈和深呼吸體操(在老子的典籍裏，

這種呼吸應當很深，從上一直達到足跟)，表達着貴生的古老立場。整個種族都捲入一場曠日持久的氣功浪漫主義運動之中。氣功師傅辛勤地指導着身心的實踐與練習，此外，他們還要顯示各種搬移物品、起死回生、預知未來的非意識形態奇迹。這些奇迹只有一種功能，那就是鼓勵練習者從一個權利的世界退回到冥想的世界，藉此平息慾望與現實的尖銳衝突。而在慾望消退的地點，痛楚的火焰悄然熄滅。所有這些靈魂手術構成了肉體健康與長壽的前提。奇迹，就是讓肉體所蘊含的秘密功能現身。

這無非是把以往宗教(小乘佛教、道教和禪宗等)在剔除了其靈魂教義之後推給群眾，它甚至放棄了一個批判和真理的形式。只有那些肉體性的實踐法則殘留下來，拚湊成一個我稱之為「氣功教」的偽意識形態。

面對完全喪失心靈關懷的氣功運動，遊戲知識分子的焦慮是合乎邏輯的。在從事氣功操作的時刻，靈魂遭到了空前的冷落，而無神論又阻止着對任何神學真理的皈依，那麼，徵詢



圖 不與塞尚玩牌
(李超畫，原畫彩色)

一種精神價值的代用品(言說系統)，就是遊戲知識分子的渴望，從中，湧起了對小品文的無限緬懷。周作人、林語堂、梁實秋和錢鍾書夫婦的閑適話語，再度回旋在動亂的世紀末迷津。

小品文

小品文，就其文字學的意義而言，是衆多精緻小嘴的言說行動。這些柔軟、輕盈和乖巧的口唇，像花朵一樣對着有限的快樂開放。它的西方詞源證實了這點：在對話着的衆多小口之間，媿語閃現了，向人傳遞一種日常的親切情趣。

如此媿媿動聽的言說，指涉着存

在的大部分領域：和善景象、福樂生活和幽默立場。這些要素對我們置身其中的所在作出了適度的頌揚，或者至少出示了一個和解的微笑。那麼，小品作家所目擊和風聞的世界，似乎正是人所熱愛與擁戴的。這些作家的早期作品，仍閃耀出批判的勇氣。但林語堂《生活的藝術》，已經顯示了蛻變的癥兆。楊絳女士的《幹校六記》，乃是消解痛苦的最新實例。它顯得如此輕快，就像承載它的文體之舟，在無邊的亞細亞痛苦中疾行。

這已經超出了文體的尋常意義。在遊戲族的事務中，小品已經成為遊戲神學的日常經文，它要從心靈的角度去修補氣功教的精神真空，也就是重申一下消解痛苦的反面人文主義傳統。

然而，氣功教和小品文是個人化的事物，還不足以構成遊戲族的聯盟根基。一個龐大的家族靠甚麼將其成員集合起來？這個問題的答案在麻將戲之中。它是戲性智慧所創造出的最通俗的作品，並言說了它對於世界的全面看法。

麻 將

麻將的象徵符碼是令人驚訝的。它召集四個戲者，以「四」隱喻無限眾多的家族成員；它用「宿」象徵陽具和父親，「洞」象徵陰器與母親，而在陰陽交合之後，「萬」統計着福樂的大規模增殖；它用「百搭」號召戰者的友誼，用四季和四方之風暗示遊戲時間的循環和戲者的長生。它還要用紅色中心（紅中）指稱一種遊戲的激情，而用空白的門（白板）去描述遊戲的開放空間，以及這個家族的無限前景（「白板」代表「無」，為眾「有」之門）。

正是麻將的秘密象徵設定了這種遊戲及其追隨者的命運；正是麻將群眾的遊戲熱情創造着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制度；正是麻將生涯斷送了一個企圖復興的種族。還沒有出現過任何遊戲意識形態，能夠如此有力地現身為一種時代精神。麻將者說：我們是幸福的，我們用麻將解釋（塑造）着世界與歷史。

在東方，麻將的燈火密集如星，徹夜不眠。這無疑是一種存在的照亮：麻將取消了黑夜，把人阻止在人造的光明裏。他（們）在此限度內獲得必須的安樂。這充分顯示了賭徒的信念——把幸福押在一種由塑料和假象牙構築的烏托邦裏。麻將群眾從那裏集合，然後開赴一個空無的未來。

目擊者

但是，只有目擊者才會發現，並不是人在從事一種皆大歡喜的遊戲，而是這遊戲實現着對人的征服與統治。除了他自己的喉嚨，戰者的手不能扼住任何東西。全部的福樂正是以此為代價的。目擊者還可以從中觀測到一種深刻的貿易：人向遊戲出賣本質，而遊戲則向人提供了幸福的時間，也即提供了末日之前的那個漫長時刻。

人被授權以一種針對審判的等待。在各項痛苦消解殆盡之後，人只剩下了等待的痛苦，抑或連這種痛苦也沒有剩下。這構成了心靈大規模死亡的觸目標記，並宣判着遊戲族的最後去向。除非出現奇迹，拯救之手將從死亡的結局上抽回，——它根本不打算安排其他的結局。

目擊者的使命就是這樣決定的。他在那個現場，他充任痛苦之眼和刺瞎之手；他進行最後的觀測與追問。而後，與死亡一起開拓亞細亞在新世紀的面貌。在龐大的遊戲同盟外面，目擊者的倖存引發了一種希望。挪亞說：水要來了，面對諸多嘲笑和蔑視，他堅定地打造着信念之舟，這顯示了目擊者對自身命運的極度關懷。正是基於這樣的關懷，亞細亞的死亡與復興都已納入未來。

1991年7月寫於上海寓中

朱大可 198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，現任職上海師大文學研究所，著有《燃燒的迷津》等書。